



《百味人生》兴于诗

席 度(浙江·杭州)

次韵陶抒华女士《百味人生》

诗文集卷首绝句并卮言以赠

情天幻谲几多重,梦棹诗湾绿荫浓。

鳬渚新栖双候鸟,关关比翼夕阳中。

抒华女士原唱

沧桑历尽万千重,雁过留痕暮色浓。

且取一瓢悲喜泪,平生百味寓其中。

女士不是释女比丘,静而不空,有她诗意栖居的永恒追求。她因诗结缘,在耄耋之年毅然重披婚纱。化身作鹤汀鳬渚之上新栖的比翼候鸟,冬南夏北,避寒逐凉,时而关关,时而嚶鸣,沐浴在艳若桃花的夕阳晚霞之中。抒华女士因情成梦,因梦入诗,因诗结缘,收之桑榆,书写了一段人生诗话。我的次韵和诗意在为之象征写照,并送上由衷的祝福。

抒华女士在73岁时从我习诗一年,却至今缘悭一面。只是从书信和电话交流中约略知晓她当时正经历了情殇变故,是南京的诗词师友引领她跨进诗的芳林琪苑,徜徉其中以平复心绪。她寄给我的第一次习作便出手不凡,就是集中提到、后来被诗家肯定的那两首梅花绝句。难得的是她不甘于照单全收我的评改意见,却能别开生面。集中似曾相识的部分佳作大体

抒华女士悲喜交织的情感经历如一幅油画般多彩,如乐曲般节奏起伏。这不仅她的婚恋,亦关乎她所从事的戏剧编导工作,后者称得上是一种情感职业,因此说她经历了情天变幻的多重境界,并不为过。而情感正是诗性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,她的人生小舟似乎注定要或早或晚地驶入诗的港湾,得以在一片浓谧的绿荫中享用心灵的宁静,抚平情怀的伤痕。抒华

都有或多或少的类似琢磨经历。抒华女士之所以能以短短六、七年诗龄而渐臻佳境,固是她敏情善感的气质使然,更是她执着追求的秉性所致;当然,师友的帮扶推介亦是重要的外因,故而我于2007函授结业时推荐她为中华诗词学会函授中心当届优秀学员,且记得曾建议她就近请益名师。后来她终于如愿拜在了丁芒先生门下。

有人说诗词是“夕阳文学”,诗教是“银发工程”,这既触及了当代诗词的文化生态,也恰道着了诗教文化的本征:这与非唯物质、唯功利的美丽中国梦的诗性相通,梦入百花盛开的精神家园,黄发垂髻在其中耕作嬉戏,击壤而歌。有梦,追梦,圆梦必先过滤掉过多的功利、尘俗之念。这在当下,退出职场竞争的老者相对易于清心;我们的青少年本应最具赤子之心,最应描绘美丽的理想之梦,却被应试教育的酷烈弄得晕头转向,使理想之梦境一片雾霾。以至家长和校长看待教学吟诗作赋,关心的是对升学考试有用还是无用,这便是当代校园诗教文化的困惑。而“银发”、“夕阳”云云,剔除其中对传统文化的偏见,却正透出诗词已成为我们民族潜意识乃至无意识的文化记忆,是一种最可能大众化的文学样式,母语的优美韵律在炎黄子孙的心灵回荡,因而也可以是一种高性价比的美育资源和途径。然而正如“奇官”(冲破阻力、取消中考的贵州省教育厅退休厅长)罗崇敏所说:“装睡着的人是叫不醒的”。对诗教文化之类的素质教

育,非不知之而是不欲为之大有人在,其间的关捩在于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态已近病态的功利场,诸多办教育者的绩效砝码悄然移向了教育理念天平的应试端。对症治疗之方,法制固然重要,而执法与守法的根本仍在于人文化成。内化自律,始能长效救弊。

诗词在老年人中更有生存空间是不争的事实。由此而感悟,诗教文化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,因而可以是文化惠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;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中,推行诗教文化最应在干部、尤其是领导干部中率先实施。我国古代社会有采风的官办机构和广泛的民间响应,使诗“上以风化下,下以风刺上”成为可能,即“诗”必通过广泛普及的“教”才可能实现舆情的上、下柔性互动,而不是专指“上以风化下”的单向贯输通道。前年,看到一本杭州市委黄坤明书记主编的《领导干部国学读本》,其中诗、词、曲的内容比重颇大,算得是诗教进入在职领导层的有益尝试;马凯同志更是把诗词提到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。诗教的文化生态正在改善,诗教文化在当代的振兴可以期待。

应陶抒华女士之嘱,由诗词的“银发现象”而联想,说了上述一番梦话,权以代贺其《百味人生》诗文集的出版,并诚致对她诗意晚年生活的深切祝福。

写于2013年5月18日



每期一诗



游桂林象山感赋

胡迎建(江西·南昌)

昨随导游带,晕头不知向。掠影馆与村,人皆言上当。我今独自行,囊空而胆壮。象山忽峙前,青眼为之亮。登巅辩东西,峰林自远障。明灭一水来,蜿蜒玉带状。奇岩插江湄,角雄不相让。北耸伏波山,欲与叠彩抗。南蟠南溪山,岂依穿山傍。香象渡江来,垂鼻漓江上。谁言佛法力,拱造由天匠。我立象山背,一时心目旷。大野如绮席,穹天如罗帐。悠悠天地心,俯观弥弥浪。

[作者简介] 胡迎建,祖籍江西都昌县,1953年出生于星子县。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现为江西省社科院赣鄱文化研究所所长、江西省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、《江西诗词》主编、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。华东交大、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兼职教授,首都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。著有《一代宗师陈三立》、《民国旧体诗史稿》、《朱熹诗词研究》等。著有诗集《帆影集》《湖星集》《雁鸣集》《轻舟集》。

[沈利斌导读] 桂林象山景区位于城市中心,包括象鼻山、伏波山、叠彩山。三座山相距甚近,濒临漓江,半枕陆地,半沉江流,山水相依,是桂林山水的精华。作者此首五言古诗,即写象山之秀美景色。

此诗起篇便不凡,大异常见的以景、以情开头,颇夺人眼球。作者前四句写群游,聊聊数语,道出今时旅游行业之乱象。而后笔势一转,写独游之所见所感。“囊空而胆壮”,颇有意趣,如熊东遨先生所言“真独行侠语也,不有前番‘上当’,安能生此豪气?”。也因此后面诗句运笔矫健,豪迈奔放,气韵生动,毫无凝滞。诗中“明灭一水来”即指漓江,“南溪山”、“穿山”皆为山名。“香象渡江来”,为佛家典,喻悟道精深彻底,而此处也道出象鼻山得名由来,是因“垂鼻漓江上”,整个山形似一头驻足漓江边临流饮水的大象。作者“立象山背”,所悟之“天地心”,所观之“弥弥浪”,则是对生命、对自然、对宇宙的体悟与思



索。所思如何,却又不道出,让读诗人去感受,去领略,余味隽永。

作者状山水之景,用语凝练、传神,妙句叠出,读来如在目前。读作者《桂林游踪》一文得知,“昨”为一日之游,“今”“独自行”则不足三小时。再观诗中详略,可知取舍之重要,切忌面面俱到,纵是长篇古体,也是如此。作者擅长古体诗的创作,多有佳篇,在其《诗人谈诗》一文中的心得之语,可供诗友特别是初学者参考、学习:“古风重在纪叙,但忌平铺直叙,宜有跳跃性,跌宕腾挪”;“古风与歌行略有不同,歌行重在婉畅,古风重在崛健。初学者宜先学结构布局,然后求流畅生气,既要避免破碎支离的毛病,也要注意克服四平八稳、平铺直叙、章法板滞平钝而无生气的毛病。”

(上接第 45 页)

近代大画家:吴昌硕、黄宾虹、齐白石、张大千、潘天寿等都是“三绝”兼长。他们的画虽不幅幅有题诗,但题诗的亦常见。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,就是他们的画、诗的风格非常协调,不仅书画同源,诗与画的思想都是息息相通的。

过去题画诗有二种情况,一种是自己能作画不能题诗,而请人代题的。清代潘恭寿写的画,都请王梦楼(文治)题诗,两人合作的很好,世称“潘画王题”,艺林作为掌故。还有一种是利用前人现成诗句来题画。“不忙翁”曾看到陆俨少先生早年为他高足姚耕云作的“杜甫诗意图”,就是有一幅是“五更山吐月,残夜水明楼”。把深山、独夜、下弦的残月、水色呈现眼前,竟是传神之笔。甚至“独树老人家”五字,也可构成一幅生动的画面。

实际上正由于陆老先生平时对杜诗有深切领会,所以能情景交融,这实在是题画诗的范本。

据说过去画苑考取供奉时,常以唐宋人的名句,如“不知香积寺,数里入云峰”(王维《过香积寺》)和“春潮带雨晚来急,野渡无人舟自横”(韦应物《滁州西涧》)等句作为题材,来选拔画师对诗意的理解能力和选取画面的想像力。

当今,无论是“书画名人”还是“名人书画”,比比皆是,能画会诗者有几位?建议不妨采用这一办法,用古人名句题画,如能别出新意,比自己做的歪诗可能更讨巧,也是“旧瓶装新酒”,自会有人为此叫好!

